

麒麟童真本之六

徐徽跑城

臨江驛

主編 張中原  
校正 高百歲

校訂 江一秋  
編輯 潘念辰

周信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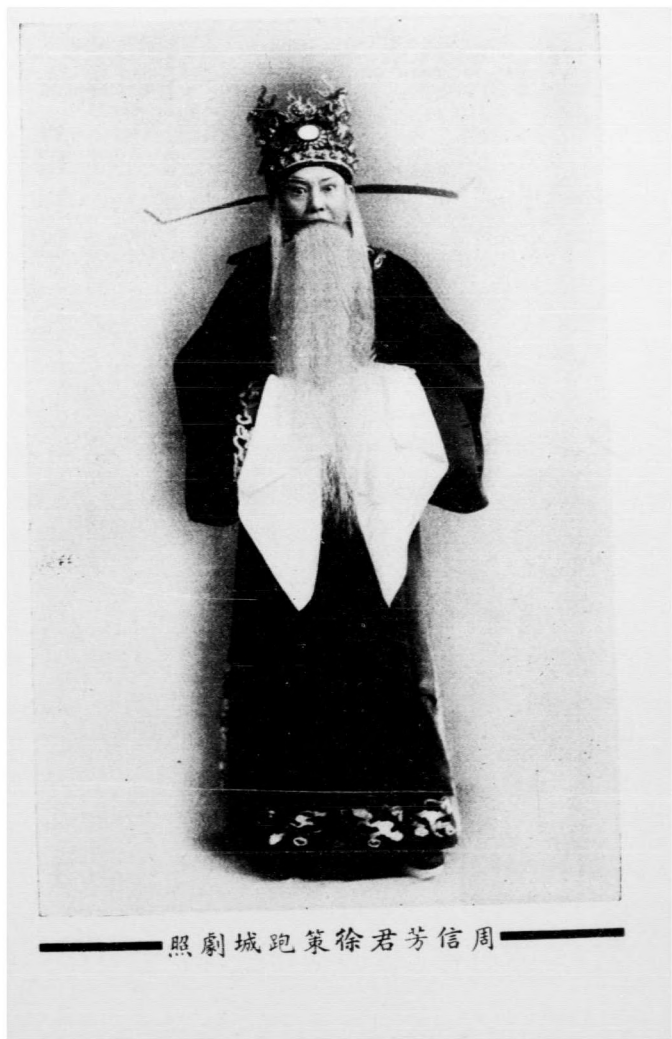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念柒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主編 校訂 校對 編輯 助編 發行 著作 出版 經售 代售 承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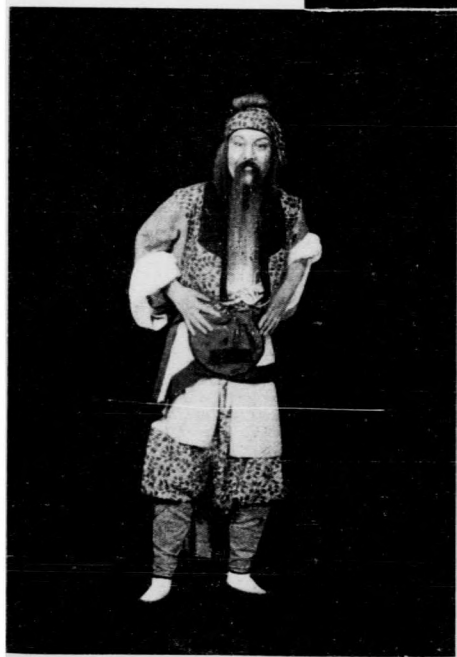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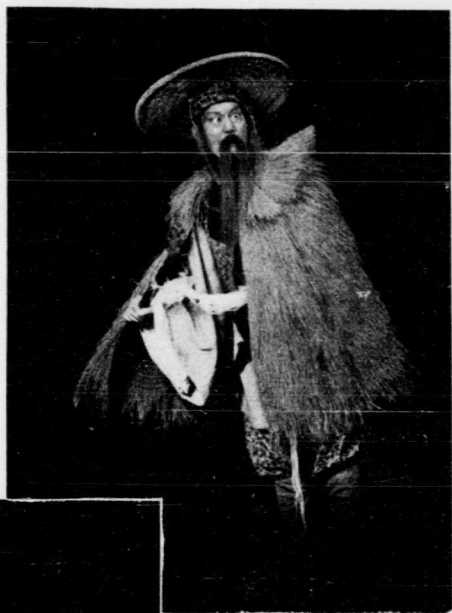
張 高 江 潘 范 董 陳 麒 國 晚 各 永  
中 百 一 念 叔 仰 厚 藝 嶧 嶧 嶧 嶧 嶧 嶧  
原 歲 秋 辰 年 甫 甫 甫 甫 甫 甫 甫 甫 甫 甫  
上 海 直 隸 路 七 九 號  
上 海 山 陰 路 三 二 〇 號  
上 海 山 陰 路 三 二 〇 號  
上 海 河 南 路 一 七 六 號  
上 海 文 藝 路 五 一 七 號  
上 海 文 藝 路 五 一 七 號  
各 大 公 司 各 大 書 局  
永 祥 印 書 館

每冊國幣二角



周信芳君徐策跑城劇照

周信芳君  
臨江驛劇照



854.41  
669



3 0406 8059 1

麒麟童真本之六

徐策跑城劇情

唐功臣薛仁貴之孫薛剛，為元宵大鬧花燈亭，被權奸誣陷，遭滿門抄斬，剛得脫逃，薛蛟為徐策以己子換之，得慶更生。

及蛟長，策舉舊恨相告，蛟誓欲報仇，乃持策書，奔韓山謁其叔剛；剛見策書，即率蛟與子葵，領兵向長安進發。

抵城下，策聞之驚喜欲狂，乃上城樓，囑人馬暫紮城外，己則奔赴午門，上殿奏本云。

登 場 人 物

薛 剛	薛 葵	八 龍 套	薛 蛟	家 院	徐 策
--------	--------	-------------	--------	--------	--------

獨幕劇

徐策：（幕內）呀！（上）女兒去領兵，未見轉

回程。（坐介）

院子：（上）啓稟相爺，韓山人馬到。

徐策：哦！韓山發來人馬？

院子：正是。

徐策：帶馬敵樓一觀。（起坐介）『高撥子搖板

——忽聽家院報一信。言道韓山發來兵。

叫家院帶過了爺的馬能行。（上馬圓場

下馬登城介）看是何人到來臨。』

薛蛟：（上）『翻身下了馬能行。兒問爹爹可安

寧。』（下馬跪介）

院子：小將跪城。

徐策：哦呵……！『高撥子倒板——忽聽得家院

一整稟。』

院子：小將跪城。

徐策：哦！『高撥子二六——老徐策。我站城樓

。我的耳又聾。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聾

眼花。觀不見城下兒郎那一個。跪在城

邊。我問你家住那州那府並那縣。那個

村莊有家門。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們弟兄排行第幾名。說得清道得明。放下吊橋開城門。放你進城。你若是說不清道不明。要想進城是萬不能。你報上了花名。』

薛蛟：『高撥子搖板——爹爹不必把兒問。兒是

薛蛟轉回程。』

院子：相爺，大相公回來了。

徐策：呵，少爺回來了？

院子：是少爺回來了。

徐策：哦，少爺來了！

院子：正是。

徐策：呵呀，兒啊！『搖板——家院與魯城開定

。』（下城出城介）韓山發來多少兵

薛蛟：『搖板——韓山發來三千七百人。和馬。青

龍會還有八百兵。』

徐策：『搖板——領兵的元帥那一個做。那一個

做了前戰先行。』

薛蛟：『搖板——前戰先行孩兒做。』

徐策：你是先行？好先行呀，有一個先行的樣

兒啊！（哭介）

薛蛟：『搖板——領兵的元帥三叔親。』

徐策：那個三叔親？

薛蛟：薛剛三叔父。

徐策：薛剛他還在啊？

薛蛟：三叔父來了。

徐策：叫他前來見我。

薛蛟：是，有請三叔父。

薛剛：（搖板——八龍套薛葵引上）『搖板——忽聽得蛟兒一聲請。數年間未同長安城。翻身下了馬能行。（下馬介）尊聲伯父可安寧。（跪介）

徐策：你是薛剛？

薛剛：正是姪兒。

徐策：好奴才！『搖板——一見薛剛咬牙恨。不由老夫動無名。三杯黃湯入了肚。殺害了薛家一滿門。恨你不過下口咬。（圓場作交薛剛介薛剛立起介）

薛葵：咳！（舉鎗欲打介）

徐策：呀！『搖板——薛家又出了鬧禍的精。』

薛剛：『搖板——伯父開口將兒罵。罵得黑臉又

轉青。葵兒帶過了烏錐馬。殺上金殿問昏君』（上馬介衆引下）

徐策：（拉住薛蛟介）那裏去？

薛蛟：反上金殿，拿住奸賊，要與薛家報仇。

徐策：當初為什麼不報仇？

薛蛟：無有三叔父的將令。

徐策：當初無有三叔父，你就不報仇，如今有了三叔父，你就不聽為父的言語，好好好，你要報仇，却也不難，來來來，將為父一鎗刺死，然後你再造反。

薛蛟：如此孩兒不反了。

徐策：啊？

薛蛟：孩兒不反了。

徐策：呵，不反了，不……不反了？

薛蛟：不反了。

徐策：叫他們回來。嘿，大膽的奴才！

薛蛟：三叔父請轉。

薛剛：（八龍套薛葵引上）『搖板——二次柳林下能行。尊聲伯父聽分明。千錯萬錯是兒錯。大鬧花燈鬧禍根。殺我的父母為教



子不道。不該殺却一滿門。三月的薛蛟犯何罪。腰劍三節爲何情。老伯父你思一思來想一想。(徐策哭介衆同哭介)叫兒發兵不發兵。』

徐策：你們爲江山？

薛剛：不爲江山。

徐策：爲社稷？

薛剛：不爲社稷。

徐策：爲着何來？

薛剛：爲的是與祖上報仇。

徐策：也罷，待老夫上殿啓奏天子，准了本章，拿住奸賊，千刀萬剮，與你薛家報仇，若是不准本章。

薛剛：哦！

徐策：你們再反不遵。

薛剛：伯父，須要言而有信。

徐策：呸！豈能失信與你們。

薛剛：衆將官，將人馬紮住皇城。(上馬介衆引下)

薛蛟：啊，爹爹，聖上若是不准爹爹的本章，

可允我們造反？

徐策：可以造反。

薛蛟：如此我們反得的？

徐策：反得的。

薛蛟：如此我們反啦。(喜躍介下)

徐策：(笑介)他薛家的威風到又來了。

院子：相爺乘騎坐轎？

徐策：老夫今日高興得很，步行入城，你在朝

房伺候。

院子：遵命。(下)

徐策：喂，老夫今日上殿啓奏天子，若是准了本章，拿住奸賊，千刀萬剮，與他薛家報仇，若是不准本章，呵呵，那時間，長安城有一場大熱鬧，待老夫上殿。

『高撥子原板』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且看來早與來邊。薛剛在陽河把酒戒。他爹娘生壽把酒開。三杯入肚出府外。惹下了滔天大禍災。天左天右俱打壞。張泰的閃牙打下來。太廟的神像俱打壞。太子

的金盔落塵埃。俱家綁在西郊外。三百餘口把刀悶。韓山發來人和馬。」韓山發來三千七百人和馬，薛剛，薛蛟，薛葵，呀！『高掛子搖板——青龍會還有八百兵。看看不覺天色晚。老夫即刻奔京城。老夫上殿奏一本。一本一本往上申。萬歲准了我的本。君是君來臣是臣。萬歲不准我的本。這紫金城要殺一個亂紛紛。往日行走走不動。今日行走快如風。三步當作二步走。二步當作一步行。急急忙忙往前行。（圓場介）老夫上殿把本申。』（尾聲下）

藝壇宗匠 麟童集

集十篇 珍貴全書 照鋼片百餘種 懷精印 名家編 運排新 數穎

內容

充盈豐富  
淋漓精緻  
綴

編撰

文壇名士  
票界名宿

是麟藝的大檢討

是麟派的大家本營

現已編印。即將出版

臨江驛劇情

宋時，諫議大夫張商隱，字天覺。以諫劾奸佞，反被貶江州歌馬，攜女翠鸞赴任，抵淮  
河渡口，遇狂風巨浪，舟為傾覆。天覺幸舟子援之脫險，女則為一漁翁崔文遠救去，認為  
義女，嗣後天覺與女終日相念於遙遙之中也。

崔姓名通，字甸士，自河南原籍，赴京應試，順道往拜伯父；崔命女出見，叙兄妹禮  
，一見鍾情，崔乃為之聯姻。通遂入京應試，大魁天下，會拜謁座師趙錢時，趙以女妻之  
，並任之以秦川縣令，通竟為所誘，偕趙女上任。

崔與女在家候訊，歷三載，未得音訊，聞其事，憤而成疾；令女往訪。及至，詎通從  
趙女言，誣女為逃奴，律以刺面，發配塞外；並賄解差劉仁，使中途殺之，幸劉知其寃，  
未曾加害。路遇天雨，劉與女夜投臨江驛，適女父天覺，奉旨為提刑廉訪使，亦駐歇此處  
。午夜聞，女痛哭哀啼，聲聞於天覺，提審之，乃親女翠鸞，悲喜交集；遂偕女往執通及  
趙女，欲斬之。此時，崔因念義女甚殷，追縱而至，通乃泣求。崔憤恨之餘，歷數其罪，  
然後言於天覺，乞宥通死，惟女執意不允，經崔苦勸後，始念義父之恩，赦之；判令趙女  
為婢，徒與通破鏡重圓焉。

登 場 人 物

第一場	張天覺 張興	二丫環	張翠鸞	四龍套	車夫	排岸司	二水手	第二場	崔文遠	第三場	二水手	排岸司	四龍套	張興	張天覺	二丫環	
張翠鸞	四水旗	河神	第四場	崔文遠	水旗	張翠鸞	第五場	二水手	排岸司	張興	張天覺	第六場	崔通	崔文遠	張翠鸞	趙錢	第七場
門子	崔通	三鼎甲	二丫環	趙女	第八場	張天覺	張興	四太監	四太監	第九場	張翠鸞	崔文遠	第十場	二丫環	崔通	趙女	家院
張翠鸞	四衙役	劉仁	第十一場	四龍套	四校尉	張興	張天覺	驛官	第十二場	張翠鸞	劉仁	驛官	土地公	土地婆	張天覺	張興	四校尉
車夫	四龍套	第十三場	崔文遠	第十四場	二丫環	崔通	趙女	四校尉	劉仁	張翠鸞	車夫	四龍套	張興	張天覺	崔文遠		

第一場

天覺：（上坐介）（詩——片心懸家國愁，兩條

眉鎖廟廊謀，總是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老夫，張商隱，字表天覺

。（張興暗上）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可恨

我朝，蔡京，童貫，楊戩，高球之輩，朋比為奸，老夫屢諫不准，反着老夫，

去往江州歌馬，今日就要起程，不免將

女兒喚出，一同商議起程。興兒。

張興：有。

天覺：請小姐出堂。

張興：是，有請小姐出堂。

翠鶯：（丫環引上）一事就成千古恨，兩眉顰

含十分憂。（進見介）爹爹萬福。

天覺：罷了，一傍坐下。

翠鶯：告坐。（坐介）爹爹，將兒喚出，莫非就

要起程麼？

天覺：限期急緊，正是就要起程了。

翠鶯：爹爹連日受此風霜之苦，叫女兒心下何

忍！

天覺：為父要做忠良，那怕風霜之苦，就是一

死報國，理所當然，但是你母，亡故甚

早，（翠鶯哭介）撇下我兒，孤若伶仃。

又隨為父遠涉他鄉，皆是為父，連累我

兒了。

翠鶯：爹爹要做忠良，女兒就做不得孝女麼！

天覺：好個孝道女兒。興兒。

張興：有。

天覺：吩咐人役走上。

張興：是，人役走上。（四龍套車夫上）

天覺：帶馬登舟去者（上馬介翠鶯上車介眾同

圓場介二水手排岸司上引眾上船介車夫

下）吩咐開船。

張興：是，開船哪！（眾應介同下）

第二場

文遠：（幕內）好大的風浪也！（搖舟上）『粉蝶

兒——一片汪洋。白茫茫。一片汪洋。

又遇着狂風巨浪。』小老兒崔文遠，兄

弟文達，早已亡故；不幸我的老伴，也

已下世去了。祇有一姪兒，名喚崔通，

是我與他讀書，得中秀才，現在河向，與人家司賬。今日，老漢拜友而歸，遇見這樣的大風波浪，倒要留神一二。

『粉蝶兒，穩穩船。神定休慌。一葉舟。隨風前往。』(搖舟下)

## 第二場

(排岸司二水手四龍套二丫環張興引天覺單鸞上坐介，四水旗引河神上作風浪介)

排岸司：落蓮啦！(落蓮介)

天覺：俾排按司。

排岸司：呷見大人。

天覺：為何停船？

排岸司：大人，來在淮河渡口，請大人設下三

牲祭禮，祭奠一舉，方可開船。

天覺：你等祇願延遲，誤了老夫的限期，那還

了得，快快開船。

單鸞：爹爹，既然他等這樣言講，就該設下祭禮，祭奠祭奠，又待何妨？

天覺：我兒說那裏話來，想他乃是水府正神，要什麼祭禮？為父乃是朝中正臣，祭他何來？豈不聞非其鬼而祭之謬也！與兒，叫他快快開船。

排岸司：若有差遲，小人們吃罪不起。

天覺：若有差遲，不怪你們就是了。正是，宋國非強楚，清淮異洶羅，全憑忠信在，一任起風波。(河神四水旗作風浪介船覆象下介)

## 第四場

文遠：(幕內)『西皮倒板——拜友歸又遇着狂風

巨浪。』(搖船上幕內起救人聲介)呀！

『搖板——耳聽得救命聲就在耳廂。我這

裹撐穩舵用目觀望。(一水旗引單鸞上

文遠救上船介一水旗下)穿綾羅是那

官家女郎。』女子醒來。

單鸞：『搖板——祇說一死魚腹葬。』

文遠：醒來。

單鸞：『搖板——七魄悠悠又還陽。』

文遠：醒來。

翠鸞：『搖板——強睜二目來觀望。』（立起介）  
文遠：小心了。

翠鸞：『搖板——原來身落在船艙。』

文遠：這位小姐，姓甚名誰，家住那裏，為什麼落水一死啊？

翠鸞：老丈有所不知，我名張翠鸞，我父張天覺，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只因參奏奸賊，聖上不准，反着我父，去往江州歌馬，因此父女起程，行在淮河渡口，忽起風浪，我父不聽船家之言，遭了兇險，一家失散，不知我父生死如何？啊呀，爹爹呀！（哭介）

文遠：原來如此，小姐不必啼哭。小老兒崔文遠，今日拜友而歸，遇着這大風巨浪，救了小姐，倒不如暫且隨我回去，慢慢打聽你父下的下落，也好成全你父女相會。

翠鸞：這個。

文遠：啊，老漢偌大年紀，你還不放心麼？

翠鸞：如此多謝了。

文遠：啊，小姐，老漢有意收你做個義女，不知你意下如何？

翠鸞：如此義父請上，受女兒一拜。（拜介）

文遠：呵，船小不能行禮呀！

翠鸞：『搖板——望求當做親生養。但願爹爹壽綿長。』

文遠：啊呀呀，我崔文遠也是有了女兒了！兒呀，風平浪靜，我們回去了吧！

翠鸞：啊呀，爹爹呀！（哭介）

文遠：小心了。

翠鸞：『搖板——多蒙將兒救船上。不知我父在何方。但願老天多保障。父女們相逢答謝上蒼。』

文遠：你要忘了為父啊！

翠鸞：『搖板——義父恩德豈敢忘。一日三餐早

燒香。』啊呀，爹爹呀！（哭介）

文遠：小心了。（搖船同下）

### 第五場

天覺：（二水手排岸司張興扶上坐介）『西皮調板——狂風巨浪無生望。』醒介『搖板霎時好似夢一場。』

排岸司：大人，我們叫你祭奠祭奠，你就寬不寬，如今果然遭了兇險，連我們的船，也遭盡啦！

天覺：待老夫到了任所，寄來銀子，賠還你們的船只，也就是了。

排岸司：多謝大人。（天覺看兩邊介）

張興：老爺看什麼？

天覺：小姐呢？

張興：我們一人救一人，小姐是九死一生了！天覺：啊呀！『搖板！聽一言來心內傷。不由一陣痛斷腸。不知生死或去向。』（哭頭

！單鶯兒呀！）撒下了年邁受淒涼。』

張興：老爺，你儘哭也是枉然，倒不如暫且上任，四下刷下榜文，再尋訪小姐的下落，倘若蒼天保佑，日後父女相會，也未可知。

天覺：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單鶯兒，你痛死為父了！『搖板！告示沿途來查訪。再尋我女在淮江。暫住江州把任上。君命在身急忙忙。』（衆全下）

第六場

崔通：（上）（詩）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詩腹中居，他年金榜題名後，方顯男兒要讀書。

（小生，姓崔名通，字甸士，乃河南人氏。我父文達，不幸父母雙亡，多虧伯父文遠，與我上學，苦讀詩書，也曾得中一名秀才，今乃大比之年，進京赴考，來到淮河之口，不免順便探望伯父。（圓場介）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來此已是，（叩門介）伯父在家麼？

文遠：（幕內）來了。（上）黃犬汪汪叫，那個叩柴扉。是那一個？（開門介）

崔通：小姪崔通在此，與伯父叩頭。（叩介）

文遠：啊呀呀，起來，起來。原來是你呀！

崔通：正是小姪。

文遠：到此作甚？

崔通：一來進京赴考，二來順便探望伯父。

文遠：裏面講話。

崔通：小姪不敢先行。



文遠：啊呀呀，到底是讀書人，講禮得很。隨我進來。（全進門介）一傍坐下。

崔通：告坐。（全坐介）

文遠：姪兒，你可好呀？

崔通：託伯父之福，伯父，你老人家可安好？

文遠：我嗎，總是這個樣兒。

崔通：啊，伯父年紀大了，就該搬了回去，為何定要分居啊！

文遠：啊，姪兒，自從你伯母去世之後，為伯

父的打魚度日，也還逍遙自在；再說常言道的好，願添一斗，不添一口。

崔通：伯父說那裏話來，想我爹爹與伯父，乃是同胞弟兄，何出此言？

文遠：等你高榜得中，為伯的搬了回去就是。

崔通：等姪兒得中回來，定接伯父，同享榮華富貴。

文遠：啊呀呀，只願與你講話，連杯茶也未嘗吃，待我喚來。啊，女兒，打茶來。

翠鸞：（幕內）來了。

崔通：啊，伯父，你那裏來的女兒呀？

文遠：說也奇怪，那日拜友而歸，行在淮河，只見水面上，漂來一個女子，我將他救上船來，他氣息未斷，將他喚醒，是他言道，名叫張翠鸞，他父張天覺，在朝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只因參奏奸賊，聖上不准，反將他父貶在江州，他父女上任，行在淮河渡口，遭了兇險；是我教了他的性命，收為義女，自從來到我家時，我將他喚了出來，你兄妹相見。

崔通：是是是。

文遠：女兒，茶可曾燒好了。

翠鸞：（幕內）燒好了。

文遠：（幕內）來了！（托盃盤上）『西皮搖板』未卜那吉兇事殘生留否。思親父無音信舉目生愁。蒙義父再造恩情深義厚。我祇得換笑臉暫去憂愁。『爹爹用茶。』（文遠崔通全起坐介）

文遠：（接盃介）姪兒吃茶。（崔通翠鸞相看介）

呢，姓兒吃茶！

崔通：哦哦哦，伯父請用。

文遠：遠來是客。（崔通接盃介）

翠鸞：兒去再取一盃來。

文遠：不用，不用。兒啊，這就是我常對你說

的，我那姓兒崔通，你去見過哥哥。

翠鸞：遵命。啊，哥哥，這廂有禮。

崔通：啊呀呀，愚兄還禮。（茶倒文遠手上介）

啊呀呀！

文遠：（措介）茶也潑了一些，女兒，再去打一

盃來。

翠鸞：是。（下）

崔通：不用了。

文遠：這包袱暫放一邊。

崔通：是。（放下包袱介）

翠鸞：（托盃盤上）爹爹哥哥請用。

崔通：多謝，多謝。（文遠崔通全接盃飲介全

放下盃介文遠轉身掛包袱介翠鸞放下盃

盤介）啊，賢妹，恕兄少來拜識。

翠鸞：豈敢，哥哥可好？

崔通：托賢妹之福，愚兄今日一來趕考，二來

探望伯父，不想有緣，得見賢妹，今日

一別，不知何日重會也！

翠鸞：這！

崔通：啊！

文遠：呵！

翠鸞：呀！

崔通：啊！

文遠：哦！

翠鸞：呀！『流水』祇見他潘安貌才比八斗。

祇見他書卷氣性必溫柔。戴方巾穿藍衫

鴛鴦帶扣。上至下無處不帶風流。心中

事我怎能羞面啓口。在草堂無一言臉帶

含羞。』

文遠：呀！『流水』見一個羞答答趨前退後。

見一個默無言臉帶含羞。罷罷罷。好鴛

鴦待我成就。這才是窈窕女君子好求。』

啊，姓兒，你可曾娶過妻否？

崔通：姓兒未曾定娶。

文遠：好，既未娶，也罷！將我義女許配與

你如何？（翠鸞羞逃介）兒啊，不要跑，也不要害羞，這是你的終身大事，肯與不肯，要你說一句，免得日後，說為父就誤了你的終身大事呀！

翠鸞：爹爹救了我的性命，兒感恩不盡，又替女兒提什麼親事呀？

文遠：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常言道的好，女大終難留。倒不如依着我，應允了這件親事，去了老漢一樁心事，倒是大大一樁喜事呀！（笑介翠鸞哭介）我在這裏笑，他倒哭起來了！

翠鸞：『搖板——親爹爹生死未可求。豈敢私自配鸞俦。』

文遠：哦！你說無有父母命，不敢私定終身，難道我做了義父，作不得你的主麼？兒呀，你要答應，點點頭，要是不答應，搖搖頭。你還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呀？（翠鸞笑介文遠將翠鸞頭作點介）願意了！

崔通：倒是無有媒人。

文遠：古人以紅紫為媒，今日我做主婚人，請

我的魚網；來作個媒人罷。（翠鸞哭介）啊，女兒，你休要啼哭，來來來，你二人對魚網施個禮兒，應允罷了。（拉翠鸞介）『搖板——先拜魚網為媒媿。』（拉崔通介崔通翠鸞全拜介）

崔通：『搖板——再拜伯父主婚媒。今日姻緣事成就。』小姐，小生這廂有禮。

文遠：以禮還禮。咳，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也非禮也！（拉翠鸞還禮介）還禮，還禮。（笑介）『搖板——但願你夫妻到白頭。』待我擇個吉日，也好夫妻完飯。

崔通：啊，伯父，古人有言，先功名而後妻室，等姪兒得中回來，再娶不遲。

文遠：這。

翠鸞：哦，有志氣。

文遠：哦，有志氣。（笑介）好，如此，你何日起程？

崔通：姪兒功名心切，今日就要起程。

文遠：但願你此去，早早成名，得了一官半職

回來，一來改換門庭，二來我女兒也好作個夫人院君。(笑介)啊，女兒，有什麼言語，祇管對他講。你講呀，說呀！啊呀呀，我也老糊塗了，我站在這裏，他們怎麼講得出口來。姪兒，待我與你準備乾糧去。(下)

崔通：啊，賢妹，天色不早，我要告辭了，你可有什麼言語，囑咐與我。

翠鶯：哥哥此去，但願你文章得意，魚跳龍門，得中回來，休要忘了我義父的恩義。

崔通：豈敢忘却。

翠鶯：怕你此去，口不應心，休要負了我孤苦伶仃的薄命人哪！(哭介)

崔通：啊呀，賢妹，我若負了你，叫我天不蓋地不載，日月不照臨。

翠鶯：(扶崔通介)言重了！

文遠：(提袋暗上)啊呀，言重了。(崔通翠鶯

羞介)姪兒，這乾糧在此，女兒取水酒來，(翠鶯取盃盃盃介)祭祭祖宗罷。(遠

盃與崔通介)

崔通：(接盃介)「接板——敬求祖先多保佑。錦衣榮歸換牆頭。」

文遠：「接板——女兒也敬一斗酒。夫妻名稱莫要羞。」女兒，去呀！呢，去呀！

翠鶯：是。「二六——聞言不由奴淚難收。」

文遠：這有什麼害羞，去呀！(拉翠鶯介)叫哥哥丈夫是隨便的呀！呢，天色不早，快些罷！

翠鶯：「迎龍！叫奴怎開口。呀……。」

文遠：這有什麼害羞，去呀！呢，去呀！(遠盃與崔通介)

翠鶯：「二六——強含羞態淚仍流。但願你文優福也優。但願你早奪一等籌。但願你

插宮花飲御酒。但願你金榜得中早占鰲頭。但願你錦衣歸心要應口。但願你洞房春。」(羞介)

文遠：呀！

翠鶯：「二六——恩意綿綿。且莫要背新忘了舊。休着我倚柴門斷不歸舟。」

崔通：小姐寬心就是，告辭了！

文遠：天色不早，我不強留了。  
崔通：正是，婦織祇是愛少年，那怕擔官不許攀。

文遠：但願此番整頭占。

翠鸞：明春尊望錦衣還。

文遠：好一個尊望錦衣還！

崔通：伯父，賢妹，我去了！

文遠：去罷！（同出門介）崔通挺看翠鸞介轉身

介翠鸞哭介文遠進門見包袱介）娃兒包袱。

翠鸞：哥哥回來。（崔通回身介文遠提包袱出

門相碰介）

文遠：呵唷……！（進門介下）

崔通：呵呀！（接包袱介）

翠鸞：你要常寄個信兒回來，免得義父掛念。

崔通：知道了。（下）（翠鸞哭介）

文遠：（上）女兒，不要哭了，進來罷，他走遠

了！（哭介翠鸞進門關門介同下）

## 第七場

趙錢：（排子四龍套引上下轎介進門坐介）（詩

人言桃李屬春官，偏我門牆不一般，  
何必文章高人上，祇要金銀滿秤盤。）  
下官，趙錢。今為主司考卷是我，內有  
崔通，得中狀元，我有心將女兒許配與  
他。等他到來，一來復試，二來當面許  
婚便了。

門子：（上）啓稟老爺，諸位老爺到。

趙錢：有請。

門子：有請諸位老爺。

崔通：三鼎甲：（同上進見介）思師在上，門生

等參拜。

趙錢：罷了，請坐。

崔通：三鼎甲：謝坐。（同坐介）

趙錢：我看諸位賢契，相貌頭等，文章優等，  
官運亨通，日後必要作到最高等。

崔通：三鼎甲：老師誇獎。

趙錢：諸位賢契，老夫說一個字，你等猜猜。

崔通：三鼎甲：領教。

趙錢：東邊下筆西頭落，這是個什麼字？

崔通：呵，思師，這是個一字呀！

趙錢：是的是的，高才高才。這樣難識的字，都會認得，不怪你要得中狀元了。

崔通：老師誇獎了。

趙錢：可能聯對？

崔通：領教。

趙錢：一個大花碗，盛的飯又滿。

崔通：相公吃一頓，清晨飽到晚。

趙錢：啊呀呀，這樣特等的文章，你是我的老師了！

師了！

崔通：折煞學生了。

趙錢：崔賢契，我有一女兒，今年一十八歲，有心許配賢契，若得應允，教你泰川縣令，還望列位賢契作個媒。

令，還望列位賢契作個媒。

三鼎甲：學生等遵命。

崔通：這個，告便。

趙錢：請便。

崔通：（起坐介）

啊呀，我是有了妻子的人了，這便怎麼好！呢，想那伯父的女兒，也不知伯父從那裏弄了來的，我如今中了狀元，又是泰川縣令，豈能與他這來路

不明的貧女為婚。也罷，如今恩師將小姐許配與我，正是門當戶對，甯可埋沒良心，不可錯失機會。啊，岳父請上，受小婿一拜。（拜介）

趙錢：罷了罷了，待我選個日子，與你們完婚。拿歷本來。（門子送歷本介）趙錢接看介）哈哈，今日乃是黃道吉日，正好完婚。

三鼎甲：啊，恩師，怎麼會這樣湊巧呀？

趙錢：你們看呀，這歷本上面，今天的紅字最多，要是沒有紅字的日子，就是忌日，豈不是今天是吉日麼？啊，列位賢契，就請你們說上幾句好話算了罷！

三鼎甲：遵命。

三鼎甲：我來讚禮，福儀，玉樹風前跨蓋蒂，

猶憐月下看雙飛，連蓮枝頭騰鳳羽，合歡筵下對鸞杯。有請男貴人女貴人慢步

輕行，（吹打二丫環扶趙女上二鼎甲扶

崔通全拜堂介）先拜天地，後拜高堂，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二丫環引趙女

崔通下：「呵，恩師，我們要吃杯酒了。」  
趙錢：「呵呀，今日來不及了，明年請客罷。」  
三鼎甲：「呵呀，明年只恐還在任上，還是後年再來叨擾罷。」

趙錢：「如此不送了。」（三鼎甲出門下）正是，不

費半文銅，巧得一乘龍，只要富與貴，那管文不通。（衆同下）

### 第八場

天覺：（上）『二黃原板——別江州見三春。斷腸回首淚沾巾。淒涼惟有雲遮月。』（坐）

介：『會照當時離散人。』老夫，張天覺，自從淮河翻船之後，不覺三年光景，不知女兒生死存亡，愁得老夫鬚髮斑白，兩眼昏花，又逢秋天之時，好不愁悶人也。

張興：（上）啓稟老爺，聖旨下。

天覺：吩咐香案接旨。（起坐出門介）

張興：香案接旨。

大太監：（吹打四太監引上同進門介）聖旨下

跪！

天覺：萬歲。（跪介）

大太監：張天覺聽旨，在江州三載，廉能清正，節儉剛毅，陞為天下提刑廉訪使，一路之上，按察貪官污吏，密理不明詞訟，敕賜御劍金牌，先斬後奏。聖旨讀罷，望詔謝恩！

天覺：萬萬歲。（立起介接旨介）香案供奉。

（張興接過介）公公，多受風霜之苦，後堂擺宴。

大太監：皇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了！（四

太監同出門下天覺送出門介）

天覺：（進門介）興兒，準備交待起程。

張興：是！（同下）

### 第九場

翠鶯：（上）『西皮搖板——崔郎瞻宮折桂枝。忘了當年發盟時。可恨負心崔向士。』（坐）

介：『獨坐草堂自尋思。』且住，自從那年飄落淮水，多蒙義父，救了性命，將奴終身，許配崔通為妻，誰知他一去三載，無有音信回來，聞得他得中頭名狀元

，實授秦川縣令，本當前去尋他，怎奈義父，身染重病，想我親生之父，至今也無音訊，張翠鸞呀，張翠鸞，你好苦命也！『搖板——一去三載無半紙。空勞牽掛一場癡。』

文遠：(上)『搖板——崔通忘了立盟誓。至今無音有差遲。』(翠鸞哭介)咳！

翠鸞：(起坐介)爹爹病未全愈，怎麼出來了，外面風大得很呀！(扶文遠同坐介)

文遠：我好了。兒呀，想當初不該將你終身，許配崔通，誰知他一去三載，無有音信回來，總是為父連累你了！(翠鸞哭介)也罷，我閒得朋友說。他現任秦川縣令，你就該去尋找他去罷。

翠鸞：孩兒等爹爹病好之後，再去不過。

文遠：咳，為父病已好了，不用掛念，這裏五兩銀子，作為路費，為父在家中料理料理，也就要來的，事不宜遲，就此上路去罷！

翠鸞：兒送命，(起坐介投包)『搖板——辭別爹

爹尋路次。(文遠同出門介接唱)吉兇二字兩不知。『爹爹呀！(下)』

文遠：『搖板——效兒一去心如刺。但願早成連理枝。』(進門開門介下)

## 第十場

崔通：(二丫環家院趙女同上)金榜題名是崔通。

趙女：郎才女貌巧相逢。

崔通：秦川小縣無積蓄。

趙女：係你能作富家翁。

崔通：何以見得？

趙女：你想呀，我父親作了許多年官，搜刮民財，就不下二十餘萬。

崔通：如此說來，是個賊官了。

趙女：你要作清官麼？

崔通：正是。

趙女：拿來。

崔通：什麼？

趙女：錢哪。

崔通：啊呀，平時都化完了！



趙女：你平時要儉省點哪，你沒瞧見麼，咱們

拜堂的那天，不是債相喜娘一概全無，

連子孫綉綉長壽麵都沒有吃麼？

崔通：你父這樣的檢省，也是枉然。

趙女：我對你說，去年我父親死的時候，把我

接回家去，我就把項好的，盡在手內，

有朝你解任之後，咱們回家，不愁吃，

不愁穿，你祇管放心罷。

崔通：是是是，（同坐介）丫環，打茶來，侍奉

夫人。（丫環應下介）

趙女：不用你這樣巴結，可是有錢就不准你討

小老婆，那時我知道，我可要吃醋的。

崔通：是，下官天大膽子也不敢。（丫環捧茶

上介崔通趙女同接飲介）

趙女：你聽我的話，你發財。

翠鶯：（上）『西皮搖板——不覺來到秦川縣，

今日要見負義男。』方才問過，這就是

秦川縣府門，待我向前，門上那位在。

家院：（出門介）這一女子，尋找那個？

翠鶯：你們老爺，可是河南人氏？

家院：正是。

翠鶯：姓崔名通，字甸士？

家院：不錯。

翠鶯：往裏通稟，就說他夫人到了。

家院：我們老爺，有了夫人了。

翠鶯：（鶯介）你就說張翠鶯夫人來了。

家院：是是是，你且在門房等候，待我與你通

稟。

翠鶯：正是，紅顏多薄命，郎子禽歌心。（下）

家院：啓稟老爺，門外夫人到。

崔通：啊！

趙女：什麼夫人，他是夫人，難道我是使喚丫

環麼？

家院：那女子言道，他名叫張翠鶯。

崔通：還不下去！（家院應下）

趙女：嘿嘿，你見我父親剛死，就在外面討了

小老婆，還要來作夫人，我與你拼了罷

！啊呀，你欺負我哇！（起坐作拚介）

崔通：（起坐介）慢來慢來，事到如今，我對你

實說了罷，他是我的元配。

趙女：你既有元配，為何要停妻再娶呢？

崔通：乃是我伯父強配與我的，我也不曉得我

伯父那裏弄得來的一個女子，我如今作

了官，焉能要那貧賤女子。

趙女：我來問你，你可曾與他成婚沒有？

崔通：那個與他成過婚來，不過是一句話，連

個八字都沒有合過。

趙女：如今你打算怎麼樣呢？

崔通：這樣罷，這女子家中無人，十分孤苦，

不如叫他作個有名無實的夫人罷。

趙女：放你娘的七十二個連環屁，你要收留他

財，我就讓他，反正我有我父親留下的家

財，難道還嫁不着一個好男人麼！丫環

收拾收拾，預備改嫁，馬上叫他人財

兩空當王八。

崔通：慢來慢來，依夫人之見呢？

趙女：依我之見，將他喚進府來，吊打一頓，

然後發配沙漠海島，豈不是斬草除根。

崔通：他無有罪名，難遮衆目。

趙女：你不要他作妻子，就說他是你家的逃奴

，冒認官親，就將他發配得啦！你不過

樣辦，還是那句話，馬上叫他人財兩空

當王八。

崔通：又來了，下官照辦就是。（同歸坐介）

家院走上。

家院：（上）參見老爺。

崔通：喚那女子進來。

家院：是——（出門介）女子走上。

翠鸞：（上）只說不棄糟糠妻，誰想另娶女婿

妾。

家院：老爺喚你，隨我進來。

翠鸞：帶路。（同進門介）

崔郎，你好負心呀！

（哭介）

趙女：你別楞着，他是誰？

崔通：不是你問的是他！

趙女：不是他還是我麼？

崔通：他……乃是我家的女婢，偷盜金盞玉盞

，私自逃走，一向不知他在何處，今日

又來冒認官親，你……莫非瘋了嗎？

趙女：嘿嘿，真是飛蛾投火，與我拿下了。

家院：是！（作綁單鸞介）

單鸞：（打家院嘴巴介）（叫頭）崔通呀，薄情

郎呀！是奴蒙義父相救，才過你這薄

情的冤家，將奴終身許配與你，奴心

想你名登金榜，衣錦還鄉，奴與你夫唱

婦隨，琴瑟調和，不想你停妻再娶。辜

負糟糠，喪心病狂，以至於此，你真乃

儒流之罪魁，衣冠之敗類，與禽獸何異

也！『搥板！會記當年盟誓願。你若虧

心上有天。』

趙女：你是什麼人，在此胡言亂語？

單鸞：你是何人，張口結舌？

趙女：怎麼，你連秦川縣的夫人都不認得麼？

單鸞：好賤人呀！

趙女：嘿嘿，你倒會罵呀！

單鸞：『搥板！你將我鳳友鸞交佔。不願廉恥

你下賤不堪。』

趙女：你說我無有廉恥，佔了你的丈夫，我的

氣量是很大的，他既是你的丈夫，可有

婚書八字帖，拿來我看，馬上還你的文

夫，你要是沒有哇。嘿嘿，今天太太要

辦你個破壞成約的搗亂治安。

單鸞：住了，我乃我的義父崔文遠，就是他的

親伯父為媒，要什麼庚帖。

崔通：不要與他多講。家院，吩咐人役走上。

家院：人役走上。（四衙役上）

崔通：將他綁了（衆役吊綁單鸞介）

趙女：看皮鞭伺候。（丫環遞鞭介接打單鸞介）

單鸞：好賤人，好賤人呀！

趙女：哈哈，你越罵越打。『搥板！今日叫你

筋骨斷。嘗嘗手中無情鞭。』

崔通：『搥板！人役與我一齊打。』

單鸞：（衆役打介）『搥板！狼心冤家禮不端。

無情鞭下如雨點。皮鞭落身似刀挖。但

願東嶽早來顯。（哭頭 狼心的賊呀！）

閻王殿前冤報冤。』

崔通：『搥板！死在頭上還強辯。能牙利齒也

枉然。手持皮鞭除後患。』（打單鸞介）

趙女：且慢！『搥板！再與老翁說根源。』

崔通：夫人為何阻攔？

趙女：將他打死，還要買棺材給他，倒不如將他發配，倒也合理。

崔通：就依夫人。來，押了下去！（衆役押單鸞下）夫人，今日氣着了，請到後面，俟下官發落之後，再來陪伴夫人。

趙女：將他遠遠發配，項好買匹解子，半路上將他殺害，豈不斬草除根。

崔通：是是是，夫人後面歇息去罷。

趙女：照辦沒錯。丫環，人參燉燕窩，拿來與我。（丫環引下）

崔通：來，吩咐升堂！  
家院：升堂！（下）

崔通：（四衙役上坐堂介）喚劉仁進見。  
衙役：劉仁進見。

劉仁：（上）身在公衙內，官差不自由，（進見介）參見老爺。

崔通：今有我家逃奴張單鸞，偷盜金盞玉盞，今日拿住發配，命你為長解，附耳上來。

○（與劉仁附耳遞銀介）  
劉仁：是是是。

崔通：帶女犯。（一役下帶單鸞上跪介）將他面上，刺逃奴二字。（劉仁應刺介）將他發配沙漠海島，早早將他（作手勢介）送到。（衆役同下）

劉仁：是。走哇，走哇！  
單鸞：喂呀！（哭介立起介同下）

第十一場

天覺：（幕內）『西皮倒板！一品當朝作宋臣。』

（四龍套四枝尉張興引上拉四門）『原板——日夜勤勞受苦辛。長思鄉土千里夢。』

鞍馬勞頓十年塵。可憐我父女遭不幸。』（哭頭——單鸞兒呀！）『搖板——』

秋雨不住更煩人。』興兒，前面什麼所在？

張興：乃是臨江驛。  
天覺：如此打道臨江驛。

張興：打道臨江驛。（吹打衆引圍場介驛官上迎介）

天覺：兩廂退下。（衆下）興兒，吩咐下去，老夫一路之上，鞍馬勞頓，在此歇息，不

准有人吵擾，若有人大驚小怪，定要責打與你。

張興：是是是。

天覺：正是，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下）

張興：驛官，驛官。

驛官：在，在。

張興：我對你說，康訪大人，一路之上，鞍馬

勞頓，在此歇息，不准有人吵擾，若有人大驚小怪，定要責打與你（下）

驛官：是是是。（下）

## 第十二場

翠鸞：（幕內）『二黃倒板——大雨臨走無路身體

寒冷。』（劉仁引上跌倒介）。

劉仁：呢，沙漠海島，離此多遠，一路之上，

你這樣哭哭啼啼，慢騰騰的，幾時才到，我打死你罷。（舉棒欲打介）

翠鸞：喂呀！（哭介）『搖板——你爲人全無有

慈悲瀾心。』

劉仁：別囉嗦，快走。

翠鸞：（立起介）『搖板——拔樹木飛沙石狂風甚

緊。這大雨似箭桿穿透奴身。又加着棒瘡發實難扎掙。』（跌倒介）

劉仁：怎麼着，走得好好的，跌跟斗，我打死你。

翠鸞：慢來慢來，哥哥，這裏滑得很哪。（立起介）

劉仁：人家走不滑，怎麼你走就滑，我走給你睨，說是不滑，我把你打死。（走跌介）

翠鸞：如何？

劉仁：快快扶我起來。（翠鸞扶起介）這裏滑，你不能繞着那面走麼？

翠鸞：喂呀！（哭介）『搖板——走一步行一步那得暫停。』

劉仁：這是你偷東西的報應。

翠鸞：哥哥呀！『搖板——非是奴偷金銀名姓自損。皆因是崔甸士借刀殺人。』

劉仁：你說他借刀殺人，崔老爺跟你有什麼仇，有什麼恨呀？

翠鸞：你那裏曉得呀。

劉仁：你說好的罷。

翠鶯：『搖板——另娶妻害結髮心腸毒狠。似這等冤屈事向誰去云。』

劉仁：哦，你們原來是夫妻！啊呀，怪不得他給我五十兩銀子，叫我中途路上，把你殺啦！

翠鶯：啊呀，哥哥呀！（哭介）

劉仁：咳，別哭。我雖說救不了你，我也決不忍心殺你；常言說的好，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我要是害了你，我豈不成了貪利的小人嗎？你看天上的雨，越下越大啦，前面乃是臨江驛，咱們去避避雨，明日再走。來來來，我扶你一把。

翠鶯：多謝哥哥。（同圓場介）『搖板——聽說是  
有住處免強前進。不覺來到臨江驛門。』

劉仁：到了，裏面那位聽事？

驛官：（上）是那個？

劉仁：老爺，我押解一女犯，行在此處，天降大雨，沒有什麼說的，求你行個方便，我們在這裏避避雨，明日早行。

驛官：你們來得不湊巧，現有廉訪使大人，在

這裏打了公館，你要在這裏避雨，大人怪罪下來，那個担擋？

劉仁：你看雨越下越大，求你行個方便罷。

驛官：也好，你們就在這台階上住宿一宵罷，可是不准大驚小怪，要是大驚小怪，我一定責打於你，聽見了沒有？

劉仁：是是是。（驛官下）好了，就在這兒住宿一宵罷，別嚷啊！

翠鶯：是。（坐介）

劉仁：（坐介）咳，我肚子怪餓的，（掛袋取餅介）這裏還有兩塊干燒餅，待我來吃點罷。（吃介）

翠鶯：哥哥，可把我吃罷。

劉仁：你要吃啊？

翠鶯：我餓得緊了。

劉仁：我也未曾吃你的，你倒吃起我的來了。

翠鶯：喂呀，哥哥呀！（哭介）

劉仁：你別哭，我給你。（掛袋取餅介）立起遞與翠鶯介）好好兒快睡，明天咱們好起路，你可別嚷啊。（坐下介與翠鶯同吃

餅介)咳，好困哪。(睡介起更介土地公土地婆上)

天覺：(幕內)兒呀，你在那裏？(土地公土地

婆白介)

翠鸞：奴好命苦呀！(哭介土地公土地婆白

介)『原板』冒風雨(土地公土地婆傳唱

介)忍饑餓(土地公土地婆傳唱介)險把

路蹟。棒瘡發筋骨痛半頓半眠。(土地

公土地婆傳唱介)這淚珠似雨流難以合

眼。張翠鸞度一夜似度一年。我那蒼天

爺呀！(打盹介土地公土地婆傳唱介)

天覺：(上樓介)呀！『原板』耳邊痛哀哭聲添

我悲慘，恰好似我的兒就在面前。』呀

！那裏這樣喧嘩之聲。與兒，與兒。

張興：(幕內)來了，來了(上樓介)

天覺：(打張興嘴巴介)好奴才，老夫怎樣吩咐

與你，不准有人喧嘩。外面何事，這樣

大驚小怪？(睡介)

張興：我看看去。(下樓介)驛官，驛官。

驛官：(幕內)來了，來了。(上)

張興：(打驛官嘴巴介)我怎樣吩咐於你，不要

喧嘩，外面什麼事這樣的大驚小怪？

(舉手欲打介)

驛官：別打別打，我看看去。

張興：看看去。(下)

驛官：啊呀，那裏來的嚷聲呀？哦，是了。定

是那個解差。(打劉仁嘴巴介)

劉仁：啊呀，(醒起介)怎麼啦？

啊？

劉仁：我沒嚷。

驛官：你沒嚷，倒是我嚷的麼？(欲打介)

劉仁：別打啦，我看看去。

驛官：豈有此理。

劉仁：咳，定是他嚷啦。(喚醒翠鸞介)

翠鸞：哥哥何事？

劉仁：我說你別嚷，你要嚷，叫我挨打，不行

，我非打你不可。(欲打介)

翠鸞：喂呀，哥哥呀！(哭介)

劉仁：別哭，別嚷，我不打你。啊呀，真困

哪！（睡介）

天覺：（睡介）兒啊，想死為父了！（土地公土

地婆俾白介）

翠鸞：我張翠鸞，好命苦也！（土地公土地婆

俾白介）『原板』暗淚似湘江水涓涓。暗

泣悲梗叫慈顏。若得今生見一面 縱死

黃泉也心甘。（打盹介）土地公土地婆俾

唱介）

天覺：『原板』淮河之災有數年。原來我兒在

世間。父女相逢隨心願。（醒介）呀！

『搖板』何人驚醒我的好夢圓。（土地

公土地婆作傳聲手勢介）我睡夢之間，

聽得女兒與我講話，何人驚醒我的好夢

。與兒，與兒。

張興：（幕內）來了，來了。（上接介）

天覺：（打張興嘴巴介）好奴才。（睡介）

張興：我問去。（下接介）驛官，驛官。

驛官：（幕內）來了。（上）又怎麼啦？

張興：（打驛官嘴巴介）我告訴你許不許嚷，為什

麼又是這樣大驚小怪的？

驛官：我再問問去。

張興：昏蛋的東西。（下）

驛官：這一定又是他在嚷，嘿，他倒好睡哪。

（打劉仁嘴巴介）

劉仁：（醒起介）怎麼又來啦？

驛官：我怎麼跟你說，不許吵，不許嚷，你偏

要吵，偏要嚷，害我挨打，這是這麼回

事呀？

劉仁：你別生氣，我們不吵啦。

驛官：再要嚷，請你們出去。（下）

劉仁：咳，挨打了二下，還是打他出出氣。

（喚醒翠鸞介）我越說不叫你嚷，你偏嚷

，我打。（欲打介）

翠鸞：啊呀，哥哥！

劉仁：別嚷，別嚷，我不打你，你再嚷，我可

吃罪不起呀。（睡介）

翠鸞：是。

劉仁：呢，這樣睡，可就打不着啦。（睡介）

翠鸞：想我張翠鸞，若有親父在此，誰敢來欺

侮於我。（哭介）土地公土地婆俾白介）



『搖板——哭一聲老爹爹難得相見。喂呀。老爹爹呀。』(土地公土地婆作傳聲手勢介)

天覺：(醒介)呀！『搖板——這聲音我越聽越在耳邊。』(與兒。(土地公土地婆同下))

張興：(幕內)來了。(上樓介)

天覺：(欲打張興介張興避介)外面又有何事喧嘩，快去看來。

張興：是是是。(下樓介)驛官，驛官。(驛官上介張興欲打驛官介驛官避介)怎麼還

是大驚小怪的，快去問來。

驛官：是，待我去問去。(欲打劉仁介)

劉仁：(醒起避介)又來啦。

驛官：便宜你啦。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如今大人問下來啦。

劉仁：我告訴你罷，是我押着這個女犯，他有滿腹含冤，在那裏哭哪。

驛官：我去回稟去。(轉身介)我說上司老爺，

有一長解，押着一名女犯，有滿腹含冤，在那裏哭哪。

張興：候着，(上樓介)回稟大人，有一長解，押着一名女犯，有滿腹含冤，在那裏哭哪。

天覺：驛門雜此多遠？

張興：有兩箭之地。

天覺：哦，有兩箭之地，離此甚遠，聽得如此在耳，其中必有冤情。與兒，將那女犯

帶進驛館，老夫親自審問。(下樓坐介)

張興：是。(下樓介)驛官，我家老爺吩咐，將那女子，帶到裏邊，親自審問。

驛官：是。(轉身介)你聽見了沒有？大人吩咐下來啦，將那女子，帶到裏邊，要親自審問哪。小心啦！(下)

劉仁：是是是。(轉身介)你噫罷，大人吩咐下來，把你帶到裏面，要親自審問，問得好

好了還罷，問得不好，連你帶我的腦袋就要分家啦！

翠鸞：但願將你我斬首，也免得受罪了。

劉仁：你倒說得好，把你斬了，你是犯罪的該死，我招惹誰呀，這死得多麼冤枉？

翠鸞：那也是你命該如此。  
劉仁：得啦，別說吉慶話，待我與你報門。

報，女犯告進。(引翠鸞進門同跪介)女犯當面。

天覺：那一女子，為何不抬起頭來？

翠鸞：有罪不敢抬頭。

天覺：怒你無罪。

翠鸞：謝大人。(抬頭介)

天覺：(驚介)你可是翠鸞兒？

翠鸞：你可是爹爹？

天覺：兒啊。(劉仁取錄自帶介翠鸞起身介)

『搖板——』見女兒淚滿面。這樣光景心痛酸。我兒因何把罪犯。披枷帶鎖爲那般。兒啊，自從淮河翻船之後，爲父無一日不思念與你，你這三載在那裏安身，為何身穿囚服，你到底犯了什麼罪過哇？

翠鸞：啊呀，爹爹呀，自從淮河翻船之後，多蒙崔老丈相救，認我爲義女，是他有一姪兒，名叫崔通，我義父作主，將女兒

終身，許配與他，誰想他進京起考，得中狀元，欽放泰川縣令，我奉義父之命，前去尋他，誰想他停裏再娶，辜負糟糠，不認與我，還則罷了，反說我是他家逃奴，將兒面上刺字，發配沙漠海島，幸得蒼天保佑，得與爹爹相見。啊呀

，爹爹呀，快快與兒作主呀。(哭介)

天覺：好職官哪！『搖板——』咬牙切齒恨狗官。知法犯法理不端。兒呀，既是崔通要

害你一死，爲父與你作主便了。這解子

一路之上，待你可好？

翠鸞：他麼？

劉仁：小姐，別忘了吃燒餅啊。

翠鸞：還好。

天覺：起來。

劉仁：謝大人。(立起介)

天覺：吩咐校尉走上。

張興：校尉走上。(四校尉上參見介)

天覺：命你等速將泰川縣令，拿來見我。(衆應介)

翠鸞：且慢，待兒親自前去拿他。

天覺：既然如此，與兒。

張興：在。

天覺：將老夫大轎，與小姐坐去。

張興：是。

天覺：解子，你同校尉，保護小姐，前去捉拿

崔通，本使隨後就到。

劉仁：是。

天覺：兒啊，你隨他們去罷，為父隨後就來。

翠鸞：兒尊命。（接令上轎介四校尉劉仁同下）

天覺：吩咐人役走上。

張興：人役走上。（四龍套上）

天覺：（起坐介）打道秦川縣去者。（衆同下）

### 第十二場

文遠：（幕內）好大雨啊！（撐傘上）『二黃搖板

！心中可恨秦川縣。一去三載不同還。

願不得冒風雨急忘前蹤。』（圓場介掃

頭下）

### 第十四場

崔通：（二丫環趙女同上）翠鸞發配沙漠島。

趙女：斬草除根多麼好。

崔通：我的眼皮跳。

趙女：想必喜來到。（同坐介）

翠鸞：（四校尉劉仁引上）報仇雪恨在今朝。

（衆進門介崔通趙女驚起坐介翠鸞打崔

通嘴巴介）崔通呀，賊子，你喪盡天良

，設計害我，不想蒼天保佑，遇見我爹

爹，命我前來捉拿於你，冤冤相報。校

尉，將他吊起來。（衆吊崔通介）將這潑

婦也吊起來。

趙女：慢着，你是什麼人，敢拿秦川縣的夫人

哪？

翠鸞：你是夫人，有何為證？

趙女：婚書為證。

翠鸞：拿來我看。

趙女：（遞婚書介）我隨身帶。（翠鸞接扯介）啊

唷，不得了啦！

翠鸞：吊起來。（衆吊趙女介）看皮鞭伺候。

『西皮搖板！大罵潑婦太不賢。（打趙女

介）忘恩負義怎為官。』（打崔通介）

崔通：『搖板！也是丈夫失檢點。念在夫妻鏡

一番。』

翠鸞：『搖板——不提夫妻還猶可。若提夫妻奴的心更酸。看在夫妻着力打。（打崔通介）活活打死你負義男。』

趙女：『搖板——自古無有全家犯。何人有罪何人担。』與我有什相干？

翠鸞：『搖板——沙漠海島發配遠。奪我活命欺壓天，王法條條豈容變。』

天覺：（四龍套張興引上）『搖板——代天巡狩法庭嚴。』（吹打進門升坐介）

翠鸞：參見爹爹。（坐介）

天覺：兒呀，狗官現在何處？

翠鸞：被孩兒吊在廊下。

天覺：來，將他們解了下來。（衆解崔通趙女介）

崔通——趙女：（跪介）與大人叩頭。

天覺：摘去烏紗。（張興摘崔通帽介）胆大的秦川縣，你為何誣良為盜，將我女兒發配。

崔通：都是這賤人教我的主意？

天覺：你為何停妻再娶？

，故而應允。  
天覺：住口！『搖板——你不該結交考試官。停妻再娶喪心意。縱容潑婦禮當斬。王法條條你欺了天。看過了先斬後奏上方寶劍。』斬。（衆綁崔通趙女出門介文遠持傘袋上）

崔通：啊呀！『搖板——雖一死見伯父留下一言。』列位，這是我的伯父，容我講個明白，行個方便罷。

張興：快快講來。

崔通：（跪介）伯父，你要救我呀！（哭介）

文遠：姪兒起來，你犯了何罪？我是個窮民百姓，如何救得你呀。

崔通：啊呀，伯父，說也慚愧，這是貢官之女，許我為妻。

文遠：呀，姪兒，你乃是有了妻子的人啊。

崔通：是呀，他父說，不允親事，不許我為官，故而娶了他，等我那妻子前來，是這賤人，叫我毒打與他，將他發配在沙漠海島，不想遇見他的父親張天覺，作了

廉訪使，如今要斬姪兒，伯父，你要救我！  
我！救呀！（哭介）

文遠：滾起來。崔通呀，小奴才，但我當初無才，不該將我乾女兒，許配與你，誰想你一去三載，杳無回信回來，我叫他前來，尋找與你，你不認他，還則罷了，怎麼反將他毒打，遠配沙漠海島。天理何在，你的良心何存。你既是讀書人，就曉得猩猩會說話，鸚鵡會說話，一個人活在世上，也不過會說話，人若不知禮義，就與禽獸何異？奴才呀，奴才，幸虧你作了知縣，就六親不認了，你若作了宰相，連祖宗都不祭了，你這樣忘恩負義，那個來管你的閑事，我是不管你的閑事，我是不……管。

崔通：（拉文遠衣介）啊呀，伯父呀，伯父若是不管，姪兒一死，何人與崔氏門中，燒錢化紙，你要救我一救呀。（哭介）

文遠：（哭介）咳，崔氏門中，就是這條根了，若是將他斬首，何人與我崔氏門中，接

續香煙啊。（哭介）畜生，起來，待我碰碓看。何，門上那位聽事？

張興：你是誰？

文遠：我叫崔文遠，這裏的小姐，乃是我的義女，煩勞通稟。說我要見。

張興：原來是崔老爺。

文遠：不敢。

張興：請少站。（進門介）啓稟大人，崔文遠要見。

翠鶯：（起坐介）啊，爹爹，乃是兒的義父到了。

天覺：既是兒的義父，乃是救命恩人。興兒，吩咐崔通暫且停刑，大開正門，有請崔

恩公。（起坐介）

張興：崔通暫且停刑，大開正門，有請崔親翁

。一眾押崔通過女下吹打天覺翠鶯迎文

遠介文遠驚丟傘象介）

天覺：啊，親翁。

翠鶯：啊，爹爹。（全進門介）

文遠：女兒你喫了苦了哇！

天覺：想我女兒，承蒙恩公搭救，我這裏當面

謝過。

文遠：小老兒怎敢老大人一膝。

翠鸞：爹爹上坐，(同坐介)啊，爹爹，可曉得

崔通之事？

文遠：奴才無智，我已儘知，奈他如今也知反

悔，看在夫妻之情，將他饒恕了罷。

翠鸞：啊，爹爹，不必相勸，兒與他還有什麼

夫妻之情呀？(哭介)

文遠：女兒啊，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祇要他

改過自新，便算個好人了，兒呀，看在

為父的面上，將他饒恕了罷。

天覺：啊，親翁，我想崔通，結交貢官，停妻

再娶，誣良為盜，種種所犯，皆無生理

，豈可饒恕。

文遠：(起坐介)大人，這裏來。

天覺：(起坐介)何事？

文遠：崔通所犯之罪，十個死也是應當的，但

惟小老兒當初無才，將令嫂許配與他，

今日若將他斬首，難道叫令嫂，(使眼

介)大人三思。

天覺：明白了。(同歸坐介)啊，女兒，崔通雖

然不良，他已悔過，况且我兒終身已定

，若將他斬首，難道我兒再嫁不成？聽

為父相勸，將他饒恕了罷。

翠鸞：爹爹不必苦勸，兒情願削髮為尼，不欲

與負心人相聚也。『搖板——爹爹義父休

苦勸，有什麼恩情相顧憐。恨不得速將

賊首斬。以報仇家數世冤。』

文遠：令嫂執意不允，如何是好？

天覺：如若不然，叫崔通令自己哀告去罷。

文遠：大人的高才。

天覺：將崔通解下來。

張興：是。

崔通——趙女：(衆押上進門跪介)謝大人不斬之

恩。

文遠：起來。(起坐介)

崔通：是。(趙女同立起介)

文遠：大人雖然饒恕你們，小姐在那裏，還是

生氣未消，你二人上前哀告，若是小姐

生氣消了，你們就活了，要是小姐生氣

未消，你們就死了。（歸坐介）

崔通：是。（趙女同跪介衆役下）『搖板——廉訪使如坐在森羅寶殿。赫得我戰兢兢不敢多言。忙屈膝尊小姐可能憐念。』夫人呀。

趙女：夫人在這裏。

崔通：『哇！』『搖板——我情願休了他再配良緣。』

夫人饒了我罷。

翠鶯：『搖板——這一陣將我的心腸哭乾。却忘了冒風雨多受艱難。我有心鳴琴瑟重開歡宴。』

趙女：對啦，饒了他罷。

翠鶯：『哇！』（打崔通趙女嘴巴介）『搖板——今日裏我與你永斷絲弦。』

文遠：（起坐介）女兒啊！『搖板——今日裏如樂昌破鏡重圓。爲什麼不教樂只記仇冤。無奈何雙膝跪叩求赦免。』（跪介）女兒啊！『望愛女成全我崔氏香煙。』

天覺：（起坐介）女兒，你義父跪下了。

翠鶯：啊呀！（扶文遠立起介崔通趙女同立起

介）『搖板——無奈何曉怒了秦川知縣。尊一聲老爹爹聽兒一言。』兒有心將這潑婦，也要臉上刺字，當作使喚丫環，以出我胸中之惡氣。

天覺：爲父與你作主就是。崔通，仍將烏紗戴

上。

崔通：謝大人。（戴帽介）

天覺：趙氏，念你父在朝，曾爲吏部，免去臉

上刺字，令你當作使喚丫環，你可願意？

文遠：當丫環，你願意不願意呀？

趙女：當丫環，可要死不死啦？

文遠：當了丫環麼，不要死了。

趙女：只要不死，幹什麼都行。

天覺：如此與小姐更衣。

趙女：是。

翠鶯：丫環。

崔通：叫你呀。

趙女：有。

翠鶯：看衣更換。

趙女：來啦。(將衣服脫與翠鸞換介)

翠鸞：『流水——叫丫環看過了八寶鳳冠。穿雲霞又加上五色披肩。』

趙女：『流水——奴情願作梅香任聽使喚。我情願為奴婢粧台之前。』

崔通：『流水——且喜得並蒂蓮今生重圓。死轉生又入了武陵桃源。』

文遠：『流水——這就是你岳父上前拜見。』

崔通：『流水——拜岳父又如同俯望泰山。』

天覺：『流水——我女兒年紀小多多照看。』

翠鸞：『流水——還望你憐惜我苦命嫗孀。』

文遠：『流水——你提起當年事許多磨難。皆因是偏遇着好事多磨神最嚴。但願得你夫妻齊眉舉案。不負文君白頭篇壽活百年。』

崔通：想天下喜不過父子完聚。夫妻團圓。待下官殺豬造酒，慶賀宴席。與岳父大人，伯父，夫人，把敬三五。

天覺：叨擾了。祝翁壽。

文遠：請。(同笑介尾聲衆同下)

昌興公司管理

張克路跑馬廳口

卡爾登大戲院

麒派傳人

藝壇宗匠

歲百(稿)童麟麒

率領移風 每晚登台 全園劇公 藝平標演 劇平標演

(每逢星期六日開演日戲)

(夜)

(日)

一元八角四分

一元八角四分

座價

場內出售麒麟童真本



# 金喉子保福美片

上海  
中西大藥房  
發行



氣候亢燥，喉症流行，本品香甜適口，療治預防，均有特效，兼治口腔暨耳鼻諸疾，尤為交際必備，常含能使喉音響亮。  
每瓶五角贈袖珍盒

中西大藥房  
邦後總經理先生台鑒 信芳每於登堂前會貴公司出品 金喉子保喉福美片覺其腔湧潤進調如意 金喉子保喉福美片實為亮音護喉之至寶 銘佩之餘特肅寸稜藉誌謝忱 專頌  
等 安

周信芳謹啟

壬午年五月廿日

麒派盟主

名伶 麒麟童

即周信芳先生

證明本品功效之函件

麒麟童真本之

- 一：蕭何月下追韓信
- 二：全部鴻門宴
- 三：掃松下書・斬經堂
- 四：全本四進士
- 五：羣英會・借東風・華容道
- 六：徐策跑城・臨江驛
- 七：薛平貴與王寶川
- 八：全部明末
- 九：打嚴嵩・
- 十：全本生死

54.41  
369